

地方知识精英与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延续

——陈黻宸与浙江光复运动关系探析

叶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史研究所, 北京 东城 100009)

【摘要】作为杰出的地方知识精英,陈黻宸在辛亥革命时期不仅积极参与杭州光复运动,而且试图对独立后温州的政治格局走向进行影响。之所以会有如此的举措,一是在于他早期业已形成的主张民权的政治倾向,二是在温州及旅外期间,以广阔的学缘和地缘关系结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军政要员,这种人际网络构成了其参与辛亥革命的现实依靠。

【关键词】陈黻宸;地方知识精英;辛亥革命;民权思想;学缘;血缘;浙江;排满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733(2011)05-0011-04

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浙江温州人。他一生中,任教过多所学堂和学校,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门下俊才济济,马叙伦等皆出自门下。同时交友广泛,曾与宋恕、陈虬、孔宝瑄关系甚密,成为至交。又,治学以王阳明、叶适为榜样,强调经世致用,数度进入宦海,并在辛亥革命前后任浙江省谘议局正议长和省民政部部长。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浙江地方知识精英,在长期的学界相关研究中,对他与浙江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以及缘由至今无人问津。笔者不揣简陋,对此做一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顺境与曲折:陈黻宸与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延续

陈黻宸作为一名长期在上海、北京和杭州旅居的温州人士,尽管在1903年获取进士头衔,但长期的活动却是在各地学校讲授历史和哲学。后来他之所以能参与辛亥革命,要追溯到1909年积极投身于浙江的保路运动。这年是他的不平凡一年。在这一年中,他不仅参加了浙江旅沪学会,成为其中的会董。该学会成立之初,其宗旨原本是联络乡谊,研究学术,实际上却是在浙江收回矿权、振兴航业、办理教育等事业。^[1]同年6至7月,陈黻宸通过瑞安县级的省谘议局成员严格的资格审查和投票,成为六名温州籍议员中的一员;10月,陈黻宸又顺利地当选为浙江省谘议局正议长。之后三年,一直担任该职。在任期间,他对沪杭甬铁路由江浙人收归自办一事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多次携谘议局其他成员向当时的浙江巡抚增韞建言,召开临时会议,说“本局立于代表舆论之地位,内疚人言,外虞暴动,应视为紧要事件,呈请召集临时会,议员赞同陈请者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适符局章第十三条之规定,理合呈请抚院鉴核酌定日期,札行到局。”^[2]而且,在他的主持之下,谘议局通过了《浙江农田水利规则》、《推广全省蚕桑议案》、《全省师范教育议案》和《改良征收钱粮方法案》等,客观上推动了浙江省朝着政治民主化方向迈进一大步。^[3]

收稿日期: 2011—07—06

作者简介: 叶建,男,浙江瑞安人,温州医学院社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1911年武昌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宣布独立。浙江省内的谘议局成员在杭州开了一次会议研究相关对策。会上，部分议员提议浙江省宣布独立，但遭到多数议员的反对而被否决。10月底，清政府准备向法国、比利时借债，并将浙江省的一些税收作为抵押。消息传到省内，“群情激愤”，谘议局议员再度开会，“重提独立问题，赞成者较前次骤增两倍。”由于陈黻宸反对，以及部分人士不公开表态，会议再度否决浙江省独立的事宜。^[4]从中可见，陈黻宸对革命活动基本上是持保守甚至是反对意见。但这并未妨碍他对辛亥革命作出及时的反应，即组织了民团。对于民团的性质和作用，据后人回忆，“先生方长谘议局，号召士商设民团，遂被推为副理。先生谋藉民团发难省垣以应武汉。会巡抚者略闻其事，遂迟不致照会，复靳械不予；俄而浙军亦起。”^[5]可是就陈黻宸本人的性格及对浙江独立事宜的态度来推测，后人的回忆是值得商榷的，在笔者看来，陈黻宸之所以成立民团，可能更多的是稳定社会的大局，而不是为了响应武昌起义。

在杭州光复过程中，陈黻宸不仅与沈钧儒协商，邀请汤寿潜回杭州主持大局，担任都督一职。^[6]同时应别人之邀劝说清军官贵林。当时贵林时任满营协领，他为当时“浙江省军政两者最有能力、能操人生生死大权”的人物，“革命党人都知道有个贵翰香，对他很注意，处处提防他。”^[7]陈时夏等革命党人认为旗兵精锐，又加以贵林全力以赴，负责地方的防御，害怕自己的军队不足以抵抗，于是请陈黻宸去劝说贵林。在陈黻宸看来，“旗汉相持，徒多杀人无益，”并对贵林讲，“清天命尽矣，公无徒死。洪杨之变，杭城无一免者，公之所知也。设公能从民军，我当与汤蛰先谋，以杭州为天下倡，移檄各省，令满汉不复相仇，救中国之民，则公之功不徒在一浙江也。”随着贵林的态度有所转变后，陈黻宸入室拜见贵林的母亲，请求她让贵林不要参与战争。“母初勿从”，由于陈黻宸反复再三，“母感其诚，乃谕贵林就约。”^[8]后来，贵林果真与革命军达成协议，使得旗营交出武器，从而杭州光复。由此可见，陈黻宸对辛亥革命时期杭州光复是居功至伟的，以致于孙宝瑄后来在《瑞安陈公墓志铭》中指出，“辛亥之役，武昌兵变震天下，苏浙相踵应附。当其时，有能未入生死，履忠信，秉仁义、解纷而纾难，毅然以拥民命，杜残伤为己任，使揖让勃兴、世继销亡，几不喋血而告成功，且易如反掌者，系谁力欤？吾友陈公介石其人也。”^[9]

然而在当时，革命党人并不认可陈黻宸的功绩。1911年11月5日，他们反对汤寿潜提名由陈黻宸出任省军政府民政部长的建议。而且散布谣言，说陈黻宸“反对民军，与旗人私通。”^[10]无奈之下，陈黻宸离开杭州前赴上海，后回到温州。此时的温州虽宣告独立，但当地的政局颇为混乱。9至10日，一群士绅和学生“争夺关卡及优差”，冲突之中，“振臂格斗，额破手伤。”大致是在13日，陈黻宸便在姻亲余朝绅家召集会议，“谋欲挤之，”毅然肩负重任，另组军政分府。1911年11月14日，新军政府公布其人员任职的名单：民政部部长陈黻宸、副部长章献猷、徐象严，财政部长吕渭英，副部长王岳崧、林式言，教育部长黄绍第、副部长刘绍宽、黄式苏，交通部长余朝绅、副部长钱振璠、陈祖纶，交涉部长吕渭英、副部长王鸿年、陈权东，执法部长项骧、副部长杨子凯、殷叔详。但当天夜里，有人撕去了新军政府贴出的人员任命告示。而且于11月15日，“粘有匿名告白，独攻陈介石，任意辱骂。”^[11]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军政府取消了14日的公示。19日，彭定超就任军政温州分府的都督，梅占魁专任军事，温州政局才趋于稳定。这意味着陈黻宸组建新地方政府的计划最终流产，同时也表明了陈黻宸直接参与辛亥革命的活动最终结束。

二、排满还是亲满：陈黻宸政治倾向中的两难选择

陈黻宸，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是比较强调民权的。1898年，他在养正书塾里将《明夷待访录》、《黄书》等明末清初的反清、宣扬民族大义的著述介绍给学生。就其本意而言，他比较反对的是封建君主对舆论的控制，这在其《辟天荒》、《独史》等一系列著述都有阐述。在他看来，“夫当一代亡国之后，志士鉴于成败兴衰之故，激励意气，必有大思想家出于其间。”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不是唯一。自周以来，皇朝改朝换代以数十来计算，出现类似于黄宗羲等人的大思想家。可是“革命之后，禁书益严，至屡革命之后，并前代数代大思想家之所留遗之书而尽去之，则必谓汉、晋、唐、宋之亡，无《明夷待访录》、《黄书》者，此大不通之论也。”^[12]而之所以会毁书、禁书，专制使然，中国无史在于史权被剥夺，而经书亦是如此，“我敢为之断曰：‘秦始皇烧经，以愚万世天下之民；后世诸儒传经，以愚万世天下之君。’”^[13]陈黻宸这种反对专制，讲求民权的思想，很准确地传递给了他身边的挚友宋恕。在宋恕看来，“介石志趣品行、识解文字皆近黄梨洲、志三著有《治平通议》，其宗旨与礼不合，考证亦或欠核，然才雄学博，亭林、默深之亚。”^[14]这是宋恕本人对陈黻宸性格和学问的一种本质认识，以致于在将其推荐给自已的好友孙宝瑄的书函中亦这么认为，“陈黻宸，字介石，浙江温州光绪癸巳科举人，现年三十余。品行极优，

胜怨十倍。志大识超，怨心中上五名人物。学宗阳明、梨洲，博古通今，不屑章句；文似黄河、长江，不饰门面。”^[15]

然而，这些相关评论和实际行为，表达了一种排满的政治倾向。这在其学生辈马叙伦等人的反馈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养正书塾，陈黻宸拿黄宗羲写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给学生读，但他并不陈述其用意，只能让学生自己给揣摩。据马叙伦回忆说，陈黻宸“并不特别地告诉我什么，但是我们从他讲历史里说到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的事，我们不知不觉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了。他老又叫我们在课外看《天演论》、《法意》和《伯牙琴》、《明夷待访录》一类的书，我们又不知不觉懂得要革命了，因此我们考试文里也大变了色彩。”^[16]不仅如此，马叙伦还认为，他与汤尔和、杜士珍、周继善等人从陈黻宸那里“接受了民族、民主结合的革命思想，我们可先在学校里反对压迫主张自由了，因此闹到我们六名师范生和三名二班生都被开除学籍。”^[17]确切地说，马叙伦的这种观点后来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对陈黻宸排满倾向的赞同，这在其相关回忆录、祭文中大量看到类似的说法。今人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不过主要针对的是冒广生的说辞：“主杭州养正书塾，教授历史，则陈夷夏文野之义，以孟轲、邓牧、黄宗羲之义敷衍讲席间，杭之学者盛张排满革命而谈民治，其风浸被于全浙，”认为“未见陈氏昌言排满革命，其证一：和旗营贵林交好，证二：《上某尚书第二书》（1905年9月8日）中有‘大哉谕言’、‘凡属臣民，孰不兴起’等歌颂朝廷语。”^[18]在笔者看来，这种质疑是存在问题的，这主要在于其论证似乎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第一例证，陈黻宸仅是与贵林仅是私人关系，而非上升到满汉之间的种族矛盾。从1898年至1917年，陈黻宸长期在外游历、教学，并在获取进士科举头衔。这些都决定了他必然要与清王朝各色人等的官僚进行交往。而满族贵族和官僚又是作为清王朝政治框架中的基本构件，于是这必定要成为陈黻宸在仕途上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同时，贵林作为满族官僚，他能礼贤下士，乐于与汉族官员结交。这些实际情况，都要求陈黻宸对其早年的排满倾向加以修正。事实证明，这种调适是有效的。据记载，仅1902年3至4月就与贵林四次出外游览西湖美景：1902年3月28日下午，陈黻宸同贵林游西湖巢居阁及竹素园；4月13日，陪同宋恕游玩茅家埠，贵林母子亦来，同步行至岳坟；4月20日，同宋恕、贵林母子泛舟至雷锋塔侧边的协德堂，后又到漪园；5月2日，陈黻宸再次与贵林同游西湖。不仅如此，二人似乎无话不说，即使是比较敏感的事情亦是如此。譬如陈黻宸与杨文莹决裂事宜的处理。1902年5月7日，贵林在从陈黻宸获知事情经过后，“当时即留介君暂居其宅，遂赴中学堂见著陈、汪、魏三分数及邵监督。面问，得知大概情形，因同商挽救调停之法。”贵林言“自任调停介公，请陈、汪调停雪丈，或由中人请杨、陈会于中学堂，彼此释误会之争，各勉留三个月，俟六月时诸生卒業给凭后，总理辞去，介公亦辞去，则全始全终，大局雅观矣。”^[19]后见到事情恶化，于5月12日，贵林约陈叔通同任二次调停事情，“贵君请仲恕任三事：一、于报馆妄传之事设法请其更正。二、劝中学堂各教习视已出堂之众学生仍如昔日。三、劝杨总理答复介君，和平复函。贵君自任三事：一、劝语出堂之学生不事外生枝。二、解释众学生不与伯綱为难。三、介石得杨复书后，劝介石临行时亲至总理宅辞行。”^[20]也正是基于陈黻宸与贵林如此深厚的私人友谊，等到辛亥革命爆发时，陈黻宸充当了劝说贵林投诚的中间人。

其次是所谓的第二例证，上谕中歌颂朝廷语无非是一种套语，同时陈黻宸本人身处清代官僚体制之中，要与自己的上级表达排满思想，这无非是自断仕途，也是不符合陈黻宸作为与清王朝既是合作者又是反对者的立宪派身份。再次，目前没有发现陈黻宸直接排满的言论，但不能佐证他没有，这种论证方法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是犯了默证的错误。在笔者看来，尽管目前陈黻宸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缺失，如前所述，其强调舆论自由，要求有独立的史学和经学的言论比比皆是，这至少表明了他存在排满的倾向。此外，与陈黻宸处在同个时代，且与他有着密切的师友关系的人物，如马叙伦等人亦认为其排满倾向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可以这么说，陈黻宸确实是存在反满倾向的，但由于种种现实原因，这种倾向很好地被伪装起来。

三、学缘和血缘：地方知识精英参与革命的现实依据

是否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对陈黻宸而言，是相当明确的。他自青年起就以参政作为自身的政治追求，而不是仅仅是作为局外人对政治事务指头评足。

1882年，陈黻宸与友人成立“求志社”。他说：“宸自少时，辄有慨时局之艰危，民生之凋敝，讲求经世利物之学，与宋征

君衡、许布衣启畴、陈孝廉虬、金上舍晦，结求志社，以乡先生陈同甫、叶水心、王阳明之遗教，广自砥砺，皆郁然有致身三王之想。”^[21]那么，王阳明等人的学说应该继承什么内容呢？由于已经处在晚清，学界对王阳明心学评说各持己见。在陈黻宸看来，“姚江之学，有王阳明氏。宗派别出，与朱学并盛于时。宗朱子者或窃非之，然如白沙之孤行独诣，阳明之体用兼备，复乎哉！旷古罕俦矣。”^[22]然而经世之学，真正要投入现实政治生活之中，并成为核心人物，这不仅需要机遇，更需要他在庞大的关系网中处于中心。那么如何构建关系网呢？蒂莫西·布鲁克曾指出，传统中国地方精英“获取统治的关键”，在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他们不断地组建和重组关系网，建造有利于相同地位的人而不利于低级绅士和非绅士的人的关系网。交友、联姻、政治保障和文化追求都为精英们提供了互相联系的机会。”^[23]

在某种程度上，陈黻宸不仅积极构建这种关系网，而且处在关系网的核心地位。譬如组织志同道合的组织时，陈黻宸往往作为发起者之一。譬如求志社社员，要求必须以集体生产、集体消费、集体生活为原则，共同研究经世之学，且每一社员必须精通天官、舆地、典礼、乐律、文章、掌故、算数、医卜、书画、篆刻等中的任何一种。据宋恕回忆，“先生弱冠，即意气不可一世。当是时，同县许先生启畴、金先生晦，乐清陈先生国桢、虬兄弟皆高峻，少奖许，然皆折节与先生为忘年交，引共结社、讲学，所谓求知社也。”^[24]可见，陈黻宸在其中居于核心位置。而在讲学过程中，陈黻宸才华横溢，颇能吸引学生。据陈钟凡回忆说，“介石先生授温州语，非吾辈所能尽瞭，而先生每至教室，挥粉笔，急书累千百言，一闻钟声，戛然而止，录出读之，洋洋洒洒，韩潮苏海，无以过也。”^[25]事实证明，很多学生早年受过其教育，并在毕业后相当长的时期跟随他从事教学和政治活动。譬如黄式苏早在乐清梅溪书院就读，其主讲老师是陈黻宸，后又跟随他远赴两广方言学堂工作学习，在温州光复运动当中又充当了重要角色，并在11月14日新军政府公布的任职名单中忝列副教育部部长。而马叙伦早在养正书塾就读，肄业后作为省咨议局书记，协助陈黻宸，后又在杭城光复运动中，参与陈黻宸、沈钧儒三人邀请汤寿潜回杭支持大局的谈话，并由他草拟电稿，并亲送铁路局拍出。

作为地方知识精英的杰出代表，陈黻宸仅仅建构这种因血缘和学缘结合在一起的关系网是不够的，他还要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共同体谋取更大的利益和空间。而这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一是在陈黻宸作为地方精英积极谋求福祉。在组织求志社时，社员还举办了利济医院、心兰书社和疏浚瑞安北湖等社会事业，后来到咨议局的时候，陈黻宸已经把关系网的构建了省级层次。陈黻宸曾说，“咨议局者，所以达人民之隐痛，而将种种弊害，陈述于上，使扫除而更张之，以拔出其病根者也。”作为议员，“当从其关系之重且大者着想，庶几尽心竭力，为民请命，以冀上不负国家，下不负选举。”^[26]然而，陈黻宸由于其自身的便利，则更多的是代表温州地区的精英阶层，以保障本地利益不受外人侵害。以致于宋恕如此评价说，“陈介石先生得议员，吾温之幸福。闻其述执事与群贤争遯斋先生短长一重公案，法眼热心，益令我辈五体投地。”^[27]二是为杭州养正书塾开除马叙伦等人一事，最终与杨文莹决裂，离开养正书塾。三是温州光复运动中。清政府尤其是浙江省城杭州顷刻光复，则意味着整个浙江地区，当然也包括温州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这种变化被陈黻宸敏感地捕捉住了。所以事先会应汤寿潜的要求出任军政府的民政部长（由于革命党人的阻挠，后没有应承下来），而后到温州，即使当时申报刊登了一个危害他名誉的假新闻：“陈介石谋充民政部长，任用私人，被民政领袖公斥，以致咨议局人员概行摒弃。陈介石恐军政府宣其罪状，已于十九日将局中官款万余金悉数卷逃。现军政府追查账目不得，业已密饬截拿，以期必得。”^[28]但他认为军人、暴民在内的武人把控温州军政是存在致命问题的，故依然要出面重组军政府。

也正是陈黻宸自身学术水准，以及在国内各地任教的经历，使得在地方精英阶层中积聚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和人脉，从而使得他在地方精英群体构建的关系网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亦给家族带来地方的隆盛名声。有人评价他说，“先君历举孝廉，登甲科，居则为书院山长、学校监督、教习垂四十年，出则历部郎，为浙江全省咨议局局长及参议员议员，皆有嘉惠懋绩，一发语而天下震动，海内风向，家声因稍稍起矣。”^[29]

参考文献：

[1]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萃》（政治军事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28.

-
- [2] 陈謐编，胡珠生修订：《陈黻宸年谱》，《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1208.
- [3] 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浙江通史》清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08.
- [4] 《杭垣恐慌种种》，《申报》，1911年11月4日。
- [5] 陈謐编，胡珠生修订：《陈黻宸年谱》，《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1209.
- [6] 存萃学社：《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87.
- [7] 张云雷：《辛亥革命见闻琐谈》，《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195—196.
- [8] 陈謐编，胡珠生修订：《陈黻宸年谱》，《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1209—1210.
- [9] 孙宝瑄：《瑞安陈公墓志铭》，《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1224.
- [10] 陈謐编，胡珠生修订：《陈黻宸年谱》，《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1211.
- [11]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精选集(一)》，内部发行，2001.178.
- [12]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614.
- [13]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560.
- [14] 宋恕：《致王浣生书》，《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523.
- [15] 宋恕：《荐陈介石字》，《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559.
- [16]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精选集(一)》，内部发行，2001.54.
- [17] 存萃学社：《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83.
- [18] 陈虬等人著，胡珠生编：《东瓯三先生集补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43.
- [19] 陈謐编，胡珠生修订：《陈黻宸年谱》，《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1181.
- [20] 陈謐编，胡珠生修订：《陈黻宸年谱》，《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1183.
- [21]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精选集(一)》，内部发行，2001.66—67.
- [22] 陈黻宸：《中国通史》，《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1009.
- [23] 转引自张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 1900—1937》，中华书局，2004.111.

-
- [24] 宋恕：《陈介石五十寿诗序》，《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 453.
- [25]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精选集（一）》，内部发行，2001. 55.
- [26] 陈黻宸：《浙江咨议局开幕演说》，《东甌三先生集补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50.
- [27] 宋恕：《又致次饶书》，《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 654.
- [28] 陈謐编，胡珠生修订：《陈黻宸年谱》，《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 1212.
- [29] 林损：《陈先生行述》，《林损集》，黄山书社，2010. 1274.